

乡愁缕缕

■魏军涛

“娃子儿哟，回来喝汤喽！”当孩子们嬉戏的喧闹声与浮尘一起飞扬；当夜幕如水，飘渺的轻烟涨上了屋顶、树梢，牛乳似的雾在半空隐隐浮动；当四下的景物模糊，消失了踪影，周围一片混沌，浑然融为一体；当黑暗如一滴滴融入水中的墨，越来越浓稠；当仰头看见灶屋烟囱上一闪而逝、游荡着一串串飞舞的火星；当空气中弥漫的炊烟气味微微搔动鼻翼；当耳畔清晰地传来一声温柔的、拉着长腔的、来自母亲的呼唤，你就知道，是回家的时候了。

孩子们倏然散得一个不剩，游鱼般消失在黑影里。喧闹一下子平静了下来，被孩子打碎的夜的涟漪抚平了痕迹。黯黑的墨色里，那一簇簇染着殷殷红光敞开的院门，正在翘首以盼孩子的身影。微亮的院落如柔和的襁褓安详温馨，把一种浓浓的爱包容在里边。小小的灶屋门口辐射着一团团的红霞，映亮了小院里的鸡舍、猪圈。无边的黑暗里，散发着源源不断的光和热得红彤彤的灶屋，像是通向

生活闲情

红豆生南国

■王小朋

红豆生南国。小儿子慕维八岁，有一次跟我在食堂混饭，出门时碰见了同事。同事问他名字的含义，又问他会不会背诵王维的诗。他不假思索，噙声嫩气地背了上面一首。同事哈哈大笑，问他懂不懂什么意思。他好一阵尴尬。

说起爱情来，王维这首诗算得上流传最广的了，浅白易懂，也上口。小孩子习诗，最先会背的多半有它。温庭筠有“玲珑骰子安红豆，人骨相思知不知”的句子，虽然更惊悚，却没有王维这首耐读好记。红豆与相思结缘，要早于唐代，据说可以上溯至两汉甚至更远。古代男子出征，女子泣别于道，泪尽成血，化为红豆。红豆相思之说，是由是发端。

在我国传统植物名称里，果实或者种子叫红豆的有十几种，有藤本、有草本，亦有乔木。其中相思子在名称上占了先机，其果实质地坚硬、圆润光泽，上部约三分之二为红色，下部三分之一为黑色，俗称“情人的眼泪”，很好看，可惜有剧毒，服食一粒即可以致命。倘若用来借喻“爱情有毒”似乎也能说过去，只是过于摩登，超出了古人的寓意。

郭沫若认为，王维诗中的红豆指的是海红豆。这种豆子略扁，心形，常见于岭南地区。也有专家认为，红豆属的红豆树更接近标准答案。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所以现在市面上卖的红豆装饰品，都认为自己是正宗。我认为后一种豆子虽

往事难忘

■余 飞

若干年前，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《元宵节之夜》。坦白说，在写那篇小文之前，因为从未尝试过这方面的写作之故，我不太知道什么叫散文或随笔。之所以写了那篇后来被读者称为散文的文章，起因是我当时所在的单位要评职称，而“戏娃子”出身的我，若是想继续在这里待得长久，能评上个职称，哪怕是初级，饭碗自然就算是端得稳了。

那次评职称的参评条件虽不像后来那般苛刻，但也有不能逾越的硬件，其中一个便是必须有初中学历。若不是这个硬件限制，我自付还是有希望的——当时，我好歹已经在报刊公开发表了十余篇所谓的文学作品，特别是还有一部大戏在地区戏剧大赛中一举夺魁。

然而，初中文凭仍是必不可少的硬件。而我，在村小学勉强读了五年，未到那学期念完，我就到县剧团学唱戏了……

单位里和我情况类似的好有几个。虽然没有学历，但岗位所需的专业技能却是我们的强项。于是，单位就组织了一次考试，解决我们的学历问题。那次考试其实简单，就是出个题目，让我们这几个被考者写一篇文章。

那次的考试是大家驴大家骑，概莫能外。考试的题目倒也简单，《元宵节之夜》。我想领导选了个标题应该与刚

母亲的呼唤

另一个时空的希望之门。灶屋里，通红的灶膛忽明忽暗，最后一把柴草的火苗在上下跳动着，一闪一闪的光亮在灶屋门口投下了一块橘红色的方毯……灶屋犹如一座金碧辉煌的宏伟殿堂，摇曳的火光用神秘妙曼的舞蹈展示着喜悦、祥和与温馨。

红光的映衬下，母亲正在锅台边盛汤舀菜，光线含蓄地描绘着她柔美的轮廓，在墙壁上投下一个慈祥的侧影。锅台上大锅里的粥“咕嘟咕嘟”滚着，小炒锅里的菜“刺啦刺啦”地响。孩子的饥饿感越发强烈了，而那一碗暖暖的粥碗递到孩子手里，碗里一撮红红冒着的尖，满满的粥汤笼罩着升腾的热气，母亲顺手把一匝卷着油辣萝卜条的烙馍送到孩子嘴边。那暖粥的甜香、热烙馍的筋道、萝卜菜的油辣，混着满灶屋的炊香，化成一种抹不掉的记忆，印在老灶屋里。

早上，在墙头公鸡的啼鸣声里，孩子们揉揉眊目糊黏着的睡眠，伸起

胳膊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醒了。披上小褂子，乱发蓬蓬，到井台上洗脸。

厨房里风箱“呼啦”“呼啦”一下一下地响着。厨房在哪儿，娘就在哪儿；娘在哪儿，孩子们的依靠就在哪儿。母亲在忙不迭地切菜、烙馍、烧汤，孩子们就坐在灶屋锅台前烧锅，拿一根根柴火往灶膛里送，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声在灶膛爆裂着，锅底柴火棍儿的一头燃着通红的炭，另一头撇出灶口的棍梢屁股里冒着缕缕白烟。

当冬日的寒风“呼呼”地刮着，当自言自语的雪花孤独地婆娑，在一墙之隔温暖如春的灶屋里，一团团蒸汽与烟雾充满了屋子，一团团红红的火焰烤热了人的脸颊，一盏盏发亮的餐具“叮当”碰撞，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粥汤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风箱“呼啦呼啦”地响，柴草“噼里啪啦”地爆，汤粥“咕嘟咕嘟”地沸腾。母亲忙碌、快乐，孩子欢喜、幸福。世上最温暖的地方，就是母亲忙碌的灶屋；世上最好听的声音，就是灶屋里母亲做饭的声响；世上最幸福的事儿，就是坐在灶膛前帮母亲拉风箱；

世上最美味的佳肴，就是母亲熬煮的粥汤。

那个紫绕在怀的老灶屋，闪着红的火、蓝的烟，升腾着灰蒙蒙的水蒸气；冒着烟、湿蒸气、煮汤气、炒菜气、烧烟气、煨红薯气；响着风箱声、滚汤声、炒菜声、剥饺子馅声、锅碗瓢盆声、母亲的絮叨声；溢着浓浓淡淡的酸味、甜味、苦味、辣味、咸味；摇曳着灯的影子、瓶瓶罐罐的影子、妈妈做饭的影子、墙壁上笼屉的影子、阳光透过烟雾的影子……

记忆，深深浅浅、模模糊糊、黑黑白白，像岁月悠长的浮雕一样镌刻在脑海里。那散发着幽香的，似一罐黑釉彩陶旧坛的老灶屋，让人思念切切、回味无穷、眷恋深深。

多少年，又是多少年，烟囱上没有了炊烟，灶屋里没有了风箱声，灶膛里没有了火苗的红光，锅台边没有了童年的回忆，仿佛又是那暮色朦胧的夜晚，仿佛依稀又听到一声声拉长腔的呼唤：“娃子儿哟，回来喝汤喽！”



冬日沙澧

潘付堂 摄

早安 (外二首)

■特约撰稿人 薛文君
多么新鲜。像花蕾待嫁
雏鸟啄开第一声清脆
叶尖溢出珍珠。你从云河缓缓走来
洗去风尘及与夜有关的痕迹
欣欣然。向霜白及霜白下的生命
一一问安

云从头顶走近，又走远
它的脖颈越趋越细，细成枝丫
它低头看看深陷泥土的脚
眼里又溢出村庄、河流、炊烟
哗啦啦——叶子碎了一地

窗外

深秋。隔一块玻璃
放任眼眯和雨，在芭蕉上跳舞
若得晴，就和阳光对坐
院里的花啊、草啊全那么软
我身体比小鸟还轻
想起你。窗子上的玻璃
霜花结了一层又一层

一棵树

前后左右都是方向
它就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

月下醉流年

■蔡军英

迎春煮酒话流年，独倚轩窗咏晋贤。
杜牧曾将三顾续，陶公岂止五杯旋。
平生欲觅幽兰曲，俗世何闻锦瑟传？
绿蚁金樽邀淡月，惊鸿孤影亦犹怜。

诗风词韵

沙澧写手

生活的歌者

——韩月琴散文作品印象

《水韵沙澧》文艺副刊是漯河文学文艺爱好者的精神家园。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、更好的精神食粮，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，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，为我市的文化建设备足后劲。因此，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，对水平较高的作品集集体刊发；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、题材的专版，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，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。敬请关注。

■王 剑

在漯河的写作者当中，韩月琴是较为勤奋的一个。只要有时间，她都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。她的散文朴实、真诚，具有浓郁的烟火气息，让人读后倍感亲切、温暖，有一种心灵上的贴近感。

韩月琴是一个敏感的人。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和细细碎碎，都能被她捕捉到，然后用女性特有的细腻写下自己独特的感受。乡村的槐花、苹果、红薯、玉米、炕屋令她魂绕梦牵，童年的灯光、老房子、老照片让她难以释怀，甚至是一串葡萄、一片雪花、一碗热干面、一只鞋子，都能引发她心中的柔情。她在阅读中深思，在烘焙中感受生活的乐趣，她捡拾着“生命中那些美丽的瞬间”，认识到“育儿也是一场修行”。走到街边，看到三色堇在寒冷的冬日傲然绽放，她忍不住要为这不畏严寒、傲然怒放的花儿咏叹，称赞它是“冬季花坛皇后”；庸常的生活中，她不断听到别人的抱怨，感觉到“委屈积攒得多了，就会化作牢骚怨言发泄出来，婚姻也因此变成了一地鸡毛”。然而，听到儿子的几句话，马上意识到“幸福不是拿来比较的”“不要老是想着你没有什么，而应该多想想你拥有什么”，心里也便释然；看到人们热热闹闹地买年货，她很快想到这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体现，只有老百姓的腰包鼓了，才会拥有“买年货”的底气 and 实力。这些文字原汁原味、活色生香，既是生活的真实记录，也是心灵的自然流露，充分彰显着韩月琴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

韩月琴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。她的爱是真挚的、滚烫的，无论是她对姥姥、对父母，还是对自我的两个儿子，她都能做到倾心尽力、全无保留。在文章中，韩月琴也毫不掩饰亲情之爱。韩月琴的老家是远近闻名的葡萄基地，每当葡萄成熟的季节，也就是她父母最忙碌的

时节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她都回家跟父母一起到葡萄园里劳作。她“弯着腰，扒开叶子，剪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放进篮子里，然后一篓一篓地搬到地头”。尽管“每搬完一趟，都累得气喘吁吁”“腰背酸沉胳膊疼，身体就像散了架”，但她不害怕、不松懈，“从十几岁有了一把力气到现在，一干就是二十多年”。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她深知父母的艰辛，心中放不下他们，她就是要用“劳动”这种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体贴和关爱。对自己的两个孩子，韩月琴同样牵挂，辛苦并幸福着。她见证着他们像小树苗一样“噌噌”地向上长，欣赏着小儿子“苹果一样的脸蛋儿、花儿一样的笑容”，见证着大儿子“从幼年的圆胖脸渐渐变成少年的瘦削，洪亮稚气的童声渐渐变成少年的低沉沙哑”，她的心瞬间被幸福融化了。虽然自己的青春一天天黯淡下去，但孩子们的青春却一天天明媚起来，在她看来，这样的“交换”是值得的！

韩月琴对亲情的珍惜，是她经年之后慢慢做出的一种转变。时光让她快乐，也让她成熟；生活赐予她幸福，也交付她责任。因此，她对身边的亲人总是怀有一颗感恩之心，甚至深感愧疚。正是有了这样的心态，她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。她能从一个老照片里，看到深藏的爱意；能从姥姥亲手为儿子缝制的两套棉衣里，看到老人绵绵不尽的情怀；她会给母亲买手镯买项链，只希望母亲再跟村里的婶子大娘聊天的时候，眼角眉梢都荡漾着幸福的笑意；甚至对父亲喝酒也多了一些理解，而愿意永远做他的酒厂——听他呼朋唤友喝酒时眉开眼笑地说：“尝尝这酒，俺闺女买的！”

韩月琴是一个有悟性的人。生活吻她以痛，她报之以歌；生活给予她烦恼，她却从中领会人生的智慧。那株长在童年的向日葵让她明白，人要想成功，一定要有目标，还要善于与他人合作，汲取别人的长处。手上的几个伤疤使她懂得，不同的手有不同的命运，但只要劳动，就会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在《爸爸》的“理论”中，她借父亲的口更是说出了一番深刻的人生道理：“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房子盖好以后，不能叫人家戳脊梁骨。贪小便宜吃大亏，因为这几个钱毁了名声，以后人家谁还来找你？咱手艺人啥也不图，就图个良心上能过去，吃饭香，睡觉安稳……”

散文是一种大众文体，入门容易提高难。散文也是需要经营的，选材、构思、叙述、细节、语言都需要下功夫。从目前来看，韩月琴的散文还只是一块璞玉，如能仔细加以“雕琢”，假以时日，必将散发出美丽的光辉，在散文创作的苗圃里开出灿烂之花。

冬季花坛皇后

■韩月琴

这个冬天，我经常路过淞江路和嵩山路交叉路口，那里的街心花园种着黄、红、紫三种颜色的小花，艳丽的色彩、蝴蝶样的花形、淡淡的清香，给寒冷的冬日增添了许多美丽。

我对花儿没有研究，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每次经过这里，我都忍不住为它驻足，尤其那紫色花朵，紧紧地吸引着我的目光。

清晨，卵圆形的叶片上还带着夜里攒下的明晃晃的露珠，叶片边缘那稀疏的圆齿间挂着晶莹的小冰晶，像是给叶片镶上了一圈透明的银边，让人一见顿生怜爱之心。一簇簇翠绿的叶片星星拱月般地托举着娇嫩的花朵，那蝴蝶一样的紫色花朵宛若一位位高贵冷艳的花仙子，安坐于舒适的绿色宝座上，恣意享受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到了中午，明晃晃的露珠悄悄躲进了绿叶的脉管里，化作一管一管的营养液默默地滋养着柔嫩的花瓣。每朵花似乎都有大小不一的五片花瓣，它们的排列错落有致，仿佛是一只鲜艳的大蝴蝶翩翩立在绿叶之上。温暖的阳光洒下来，照耀着“蝴蝶的翅膀”，好像给它洒上了染色剂一般，那紫色显得更加浓郁了。傍晚，暮色四合，倦鸟归巢，路上的行人都在匆匆地往家赶，这些花儿依然不知疲倦地开放着。晚风轻拂，薄如蝶翼的花瓣随风舞动，仿若蝴蝶翩跹，一朵朵、一簇簇，仍然像白天一样精神抖擞，丝毫没有休息一下的意思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寒气逼人的冬季啊！人都冷得受不了，何况是娇嫩的花儿？这到底是什么花呢？

上网查询后才才知道，原来它们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，还有着美丽的名字如“三色堇”“蝴蝶花”等，素有“冬季花坛皇后”的美誉，怪不得它们能在这寒冷的冬日傲然绽放呢！我不得不对这花更加敬佩、更加喜爱了。据说，三色堇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爱神丘比特的母亲维纳斯因为美丽异常，不愿意有人超越自己，一旦发现谁比自己更美丽的，定会心中不快。有一次，她向自己的儿子丘比特询问谁比她更美丽，丘比特见过艳丽的堇菜花，于是听心暗自回答：蝴蝶样的花形、淡淡的清香，给寒冷的冬日增添了许多美丽。

印度诗人泰戈尔写道：“道旁的三色堇，并不吸引漫不经心的眼睛，它以这些散句断章低声低吟。”此后，每当再次路过那个路口，我都会驻足停留，细细欣赏一番。这些花儿，单株既不高大也不粗壮，像一群乖巧懂事的孩子，矮矮地手牵着手连成一片，没有偷懒耍滑的，也没有旁逸斜出的，老老实实依照着园林工人栽种的图案规矩地生长、开花，在这个城市的街角站成一道美丽的风景。冬季花坛皇后，在这百花凋零的季节里，为这单调的冬日，也为我的心田增添了一抹明艳的色彩。

个人简介

韩月琴，召陵区万祥街小学教师，《漯河日报·水韵沙澧》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。一个简单朴素的“70后”女子，常以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自勉。性格温婉随和，奉行“老老实实做人、老老实实教书、快快乐乐生活”的做人原则。闲暇时喜欢穿行在文字的森林中自得其乐，亦喜欢“洗手做羹汤”的凡俗人间烟火气。